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 
第三十二回 覓得返魂香彼姝無恙 載吟陟岵句我馬其瘠

卻說伏准、鄭昆慟哭了一回，只得止住悲聲，向前與伏夫人請安問好。夫人止淚，細問京中事，鄭昆稟了一遍。梁氏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老爺保住命就是萬幸了。」伏生問道：「妹妹一病何致如此？難道不曾請醫調治麼？」夫人說：「自你們去後，他一日重似一日，昏沉起來，人事不知。明白的時候，就是哭他父親。請醫服藥，問卜求神，全然不效。這些時水米不進，每日只飲一盞梨汁。今日病更沉重，方才已是不濟事了，只好與他穿戴上，聽天罷了！」青梅用手口邊摸了一摸。哭道：「這回氣息越發小了！姑娘呵，我可活著了！」大家復又哭起。蒼頭猛然想起，忙止住道：「夫人別哭了，老奴有藥。」伏生忙說道：「是，是，快取來。」夫人問道：「是什麼藥？」伏准說：「少時再說，服藥要緊。」當下蒼頭取出金丹，青梅連忙用水化開，梁氏用箸攪開牙關，一口一口慢慢的與他灌將下去。

純陽祖未卜先知留妙藥，今朝搭救左金童。從此引起驚天事，因果分明定不輕。一粒金丹服下去，將死的佳人又復生。菩提樹上花開放，湧泉直透泥丸宮。金公黃婆重晤面，嬰兒姪女又相逢。清氣上升濁氣降，青龍白虎長威風。煉丹爐內復添炭，闔王殿上有人行。不消半盞茶時候，只見他香腮轉色顯微紅。鼻凹鬢角出潮汗，體動身活口內哼。悲音慘切叫聲父，忙欠香軀把杏眼睜。那時喜壞青梅女，伏氏夫人長笑容。梁氏連連稱妙藥，狂生一見樂無窮。走到面前忙問好，托地彎腰打一躬。這小姐猛然一見心驚動，未知天倫吉共凶。手推繡枕忙坐起，驚疑不定問連聲：「兄長幾時回家轉，天倫事體可安平？」伏生見問忙陪笑，這般如此細說明。小姐這才心少放，雙手加額謝蒼天。「幸喜爹爹得保命，這還是主上鴻恩念舊功。謝兄跋涉多辛苦，另日酬勞再補情。」伏生連連說：「不敢，此乃是分所該然理上應。」狂生正自將情送，只聽那王氏前來稟一聲。

王氏向前說：「廚下湯藥齊備，請大相公洗臉用飯。」伏生道：「我還不餓，坐坐再去吃罷。」夫人說：「姑娘身上才好些，也該養養精神，咱們前邊去罷。」

伏生見說，只得起身，大家回前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鄭昆將伏生換書之事告訴梁氏，把那一百兩銀子與高公的原書叫他悄悄送與小姐，細稟其情。小姐見了父親的手字，心如刀攪，慟哭了一場，將那一百兩銀子賞與梁氏，也不說破此事。過了幾天，小姐身子大癒，出房走動。來至上房，正與伏夫人吃茶敘話，伏生叫鄭昆將假書送與小姐。蒼頭來至上房，說：「這是老爺與小姐書信，命老奴親手交與小姐。」說著，放在面前，退步出房。小姐也不睬他。夫人伸手拿來，拆去封皮，說：「我兒，這是你父親與的書字，你念念我聽，是何言語？」小姐接來看了一看，冷笑了兩聲，重又放下，說：「這言語諒母親也未必不知，我父親斷然說不出來這幾個字兒。母親也可看得下去，你老人家自己慢慢看罷。」說畢起身回後邊去了。伏士仁站在窗外聽的明白，又是一番無趣。

這狂生一團高興如冰解，登時間猶如泥塑木雕成。怔了一回說罷了，帶怒含嗔往外行。走進書房床上坐，拍桌打椅氣衝衝。勞動一見開言問，帶笑嘻嘻叫相公：「這幾天，我見你老多歡喜，卻為何今日忽然怒氣生？」狂生說：「我的心事難瞞你，多情不幸遇無情。我為那人心使碎，誰知今日又成空。不能隨我心頭願，只怕難活要駕崩。」勞動擺手說：「無礙。小子不才獻一功。這一條輕舟慢棹捉魚計，管保你不費思量好事成。」狂生說：「果然你有良謀計，咱倆從今拜弟兄。一輩子合我一樣的吃喝樂，銀錢任你花消我不疼。小勞動著腦袋說：「拉倒，看折去了我的草料崩了轟杖。這些酬謝我全不領，惟有一事要相公應。你老得配天仙，我也得個狐狸精。不須恩賜別的物，只求把青梅賞我作拙荊。」狂生大笑說：「依你，快說妙計我聽聽。」狗奴說：「小子得了一宗妙藥，名叫作美女脫衣自送情。下在茶飯吃下去，管叫他立時邪念萌。猿馳馬跳難由己，便要丟巫風雲兩行。你如今先與夫人商量妥，托咐蜂兒把事行。給他個暗排八卦連環陣，管叫他不知不覺入牢籠。」狂生聽畢狂奴話，心中大喜樂無窮。

狂生說道：「好小子，好小子！這樣妙藥，從何處得來？」勞動說：「相公那幾天不在家，我閒暇無事，到了別山店上金鳳兒那裡曠蕩了一回。見他媽媽錢鴛兒用十九兩銀子買一包，說是試過幾次，十分靈驗。要用時我就買去。」

伏生大喜，取過通書，看了一看，三月二十六日就是個良辰，便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今日騎了馬去買。止剩了三天工夫，此乃人間大道，禮不可廢。你一面把白、黃、胡、邢四位相公一同請下，好作儂相。鼓手、彩匠、廚役人等，都招呼下，叫他們後日早來伺候。」勞動答應，忙忙去了。下午買藥回來，伏准命他把夫人請至書房，悄語低言，告訴了一遍。

夫人聽畢狂生話，老大的著忙吃一驚。叫聲：「伏准休胡鬧，這件事體並非輕。夢鸞不比軟弱女，他本是善武能文一俊英。你難道忘了正月元宵夜，至今想起我猶驚。雖然是一時著迷終有醒，到那時豈肯輕饒善放鬆。他那壁間常掛龍泉劍，生嗔就要亮鋼鋒。那時誰敢將他惹，到只怕好事多磨吉變凶。」夫人之言還未盡，伏士仁緊皺雙眉不受用，微微冷笑說：「無礙，凡事究理要詳情。生肉下鍋成熟肉，那有個新婦提刀殺老公。我與他郎才女貌多相配，到那時業已成婚就無話明。好容易遇此機緣得妙藥，我的老太太，不須害怕與耽驚。」夫人只是無言語，伏士仁心內著急用語叮。說：「你老今朝不作主，我一頭碰死在庭心。」狂生不住連聲問，無奈的夫人只得應。商量著托咐蜂兒下迷藥，或是茶中或飯中。洞房就在西上室，明日個悄悄收拾設排停。後日一早清晨起，拜堂合壺把親成。這狂生悄語低言說詭計，只道是神鬼難猜就裡情。自古道：牆有風來壁有耳，路行人說話草中聽。老蒼頭只因有事把夫人稟，尋至書房小院中。恍惚間只聽說了個小姐字，這義僕連忙止步就潛蹤。將身隱在窗櫺外，把那些奸邪詭計盡聽明。

只因對門費舉人家望高府借油靴、雨傘、氈包等物，鄭昆打發了，來稟夫人，見不在上房，就尋至西院。可巧正遇他姑姪主僕三人私語，他隱在窗外，全然聽見。把個老頭子只恨的咬牙切齒，也未進房，氣撲撲走回自己房中，把適才所聞，一五一十，告訴了梁氏一遍。又道：「你快些去暗稟小姐，緊緊堤防，不要中了奸計。」

梁氏聞言，心中動怒，一面走，一面罵，來至小姐房中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梁氏之言還未盡，氣壞了能文善武女嬌娃。霎時間無明火起高千丈，粉面焦黃似蠟渣。忙下牙床伸玉腕，就把清風寶劍拔。邁步翻身朝外走，要去把勞動伏准殺。梁氏青梅嚇一跳，跑向前左右相攔用手拉。一齊口內呼小姐：「暫息雷霆壓一壓。雖然他暗地陰謀胡打算，並未敢當面輕薄與褻狎。一時之怒將他斬，常言說殺人償命有王法。萬一夫人官上送，姑娘難道去隨箇？細想斷無白殺理，歸根到是怎收煞。」梁氏說：「鄭昆叫我稟小姐，為的是暗地留神防備他。奴婢說的是不是，姑娘高見細詳察。」小姐說：「叫我怎麼加防備，除非是從今不吃飯與茶。」青梅說：「且請坐下消消氣，事緩則圓另想法。」二人說著齊用力，一個排來一個拉。這小姐捧劍回身床上坐，青梅拾起鞘中插。高夢鸞又是氣惱又是恨，不由的想後思前淚如麻。「世人命苦不似我，少弟無兄早喪媽。那個是我親骨肉，天倫被難走天涯。繼母雖然相待好，最可惱心活耳軟賽棉花。溺愛不明無主意，任著狗子鬧駁雜。天長地久如何好，吊膽提心伴夜叉。萬一失錯防不到，玷辱我冰肝鐵膽玉無瑕。」這小姐沉吟半晌一拍掌，跺足長歎說：「罷了天哪！若要狂生絕妄想，除非是奴家躲了他。善拆冤仇分了手，也免得來生復種孽根芽。何不嶺南去尋父，循環報應且由他。到那裡，但能得見嚴親面，我父女同心並力訪仇家。助父完名將仇雪，且當把罔極之恩少報答。縱遭不幸途中死，丫頭家雖有如無算甚嗎！也強如吞聲忍氣與賊同住，捨著我珠沉玉碎碎泥沙。」這佳人思忖多時主意定，眼望著梁氏開聲把話言。

小姐向院婆說道：「狂生詭計百出，我方才千思萬想，難以防備，除非躲過，離家上嶺南去找老爺，天可見憐，使我父女相逢，我縱然死在他鄉，也強如氣死在家內。若不離家，我與禽獸除非他死我活，他在我亡，其勢不能兩立了。明日晚間，你叫鄭昆把兩匹馬扣備停妥，悄悄牽到園中，我與青梅上嶺南去尋老爺便了。」梁氏說：「途長路險，非一時可到，小姐乃千金閨秀，如何去得？倘有疏虞，那還了得！」小姐說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主僕改了男壯，自然無人識破。我這一去，三年五載之中，若遇機緣，作

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，也未可定。」青梅說：「大嬸不必耽憂，憑我娘兒兩個身邊這點武藝，別說走幾步平安道兒，便是出兵發馬，臨陣迎敵，我也敢保姑娘走走。」梁氏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如此到也罷了。只是小姐須千千仔細，萬萬小心才好。」小姐說：「你不消多慮，日後便見。」當下樛氏回前邊去了，小姐與青梅連夜打點行李。

到了次日，便是二十五日。那伏士仁早已把作新郎的勾當預備的停停妥妥，單等二十六日早飯後下藥害人。勞動也指望著陪幫。主僕二人洗澡薰香，更衣打扮，十分興頭。小姐、青梅照常言笑，茶飯飲食，暗自留神。到了黃昏，闔家安寢，小姐等至人靜，主僕更了男裝。小姐取出兩塊藥石。此物出在天竺國，乃是隆太君昔年所藏，此物名為鍾馗變相，研開塗在面上，與生成的一樣，洗時用白礬一撮，其色自退。當下小姐用墨合研自己打了一個黑面，用胭脂與青梅塗了一個紅臉。收拾已畢，天交二鼓，青梅說：「小姐聽聽，是時候兒了。」小姐說：「明人不作暗事，待我留下幾個字兒，叫他們知曉。」於是提筆寫了一紙行書，貼在牆上。青梅扛起被套，一同出房，將一路門上的鎖一個個擰下來。至園中牡丹亭後，只見老蒼頭拴馬樹上，正自等候，見了小姐，目中落淚，說：「可恨老奴腿帶殘疾，不能保小姐遠去。小姐一路千萬保重。這是一紙路程單兒，上面不過寫某州某縣的大概，岔路極多，小姐還得當心去問。」小姐接來，含淚點首。蒼頭牽過馬來，服侍青梅主僕上馬。鄭昆送出園門，指與路徑，掩面慟哭回去。